按遼疏稿

按遼疏稿卷之四

請蠲免疏

題為邊地被災民苦已甚懇祈
聖慈酌議蠲折以甦危困事據整飭寧前兵備右叅
政兼按察司僉事馬拯呈蒙臣并總督軍門巡
撫都御史各批呈依蒙行據寧前管糧通判張
四德呈稱遵行親詣查勘得廣寧前屯衛所屬
驛堡并屯寨等處及寧遠衛中右所管屬地方
沿丘履畝踏驗得高田莿穀盡行枯槁旱死蘇

豆稻稗亦勒無穗窪地禾稼雖存子粒多半瞎秕雖經七月二十七日天降無益大雨苗禾俱已乾死十分之七隨據東關驛等處生員錢守廉軍民張松等各泣稱八月十八日驟降大雨連下冰雹雖消尚遺打傷稭穗逐一親行查勘明白合無通融民便俯照三十五年折徵事例有災無收穀五分豆八分姑准蠲除外其餘俱借軍例於本鎮主客年例餉銀內放給其無災有收穀五分豆二分穀每石照軍餉例折納銀一錢二

分五厘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各照輸納緣由呈報到道據此看得所屬寧前二衛被旱災地方寧遠衛中左所連山曹莊二驛并中後所五處禾稼雖被旱災其有災者止有十分之三尚可照舊追徵本色穀豆輸倉無容再議至於前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地方乃被三伏亢旱苗多枯死及至秋雨甚晚又復為水雹所傷餬口已歎無資錢糧將何輸納邊民情出萬苦據災實有七分既經道判張

四德路勘明確呈報前來乞要盡將田糧蠲免
但查係額餉爲民困當蠲糧恤軍尤當處餉倉
庫罄竭如洗奈無措處以抵蠲免似難允從及
查前屯衛中前所高嶺沙河所中右所東關驛
六處地方被災無收田共五百五十一頃八十
六畝六分零該徵豆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九石
五升二合零合無呈乞照依軍餉事例題
請折徵內穀該七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
零豆四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合零每

穀二石抵豆一石每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外加耗三升照數追徵送倉仍移文餉司與無災有收本色穀豆搭放給軍庶錢糧不失原額軍民胥得少甦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據代金州海防廳事岫巖通判臧章甫呈稱會同金州衛掌印指揮福將率領各所千戶周永祚等并舍餘徐教兒等親詣本衛被災處所踏勘各所地方穀苗已被亢旱枯槁豆種亦無一粒下田蔔苗稍長三

分之一、到今十室九空、家如懸磬、壯者散而四方、老稚難免溝壑、悲聲載道、不忍見聞。查得左所地方、自棘針鋪起、至旅順口堡止、俱係傍薊豆苗盡無歸家、右所地方、自五具牛屯起至兒見島千官屯止、薊穀豆并無歸家止、河口薊苗頗收三分之半、豆苗亦無、中所地方、自花山起、望海堝止、薊豆亦無、止有劉官寨東西不滿七里、南北不滿四里、薊苗頗收一二分之上、豆苗亦無、前所地方、自大樹林起、至黑魚濼止、薊穀

豆亦無止有麻場東西不滿五里南北止有三里蕎穀頗收二分之上豆苗亦無歷踏勘的小民受饑欲將本年應徵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一石三升三合一勺五抄一撮内米九百七十七石三斗一升二合五勺一抄一撮穀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九石五斗六升八合一勺七抄九撮豆一萬九百八十四石一斗五升二合四勺六抄一撮蠲免以克賑濟之需又公同復州衛經歷何名標本衛掌印指揮

周維嶽管屯指揮顏承正率領各所千戶張得功等軍餘管驗兒等親詣所屬沿屯挨地踏勘得本衛各屯堡田地自春入夏已六月初三日方得雨澤高岡雖稿下窪約有五六之望以後並無雨澤遍起蟲災穀被綿蟲齒被蜜蟲齧皆食死荳葉小豆雜田俱未下種人民饑荒逃竄勘得上窪沙土屯寨約有一二分收成其長生墳門等堡并歸城屯寨十分大傷盡乃荒蕪顆粒無收通共災傷不等約有九分重傷止有一

分收成具本年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二萬四千二百三十六石三斗六合四勺五抄一撮內米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五升三合穀一萬七千五百四十石八斗一升三合九勺五抄一撮豆六千四百一十九石三升九合五勺軍民欲照萬

曆二十一年事

恩例蠲免五分餘照舊餉事例每米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粟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庶邊餉不致有缺而人民得以援生又會同蓋州衛管

屯指揮王化溥經歷馮汝騮親詣本衛遞運所屯熊岳堡虎都馬谷馮家屯落水寨湯池上下河寨王帽屯接官亭海山寨田家屯排又屯灰塲屯等處一帶屯寨踏勘得屯科田地自春佈種子粒在地方能出土未得寸雨黃萎小豆不曾種地至五六月內蜀穀方有出穗又遭[illegible][illegible]綁二縣將蜀豆苗禾盡行喫齧一空殺禾[illegible]行一二尚存又飛海蝗蟷螂毒蟲蚕食殆盡軍民秋成大無所望隨據屯軍黃尚文等極口供稱禾稼

盡遭三蟲殘害錢糧何以上納軍民日夜驚惶已棄故土遠逃他鄉棲身及查該衛本年原額屯科米穀豆共三萬一千三百七十八石七斗八勺内米三千四百七十八石七斗七升六合六勺五抄穀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一勺五抄豆九千三十五石二斗九升九合乞欲將蓋州城西北有災青石嶺等屯寨三十六處屯科米一千六十九石二斗五抄穀五千一百三十六石五斗豆二千四百一十二

石七斗八升九合本折各一半米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城東南災傷馬欄子等屯寨八十三處屯科米二千四百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穀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五抄豆六千六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俱全改折色緣由造冊具呈到道據此除海州衛被災稍輕不議外案查萬曆二十一年蒙前撫按會題金州衛黃骨島等屯堡七十七處有災八分石河等屯堡一

十九處有災七分，正科米穀豆內蠲免一半，請發部銀抵補，折徵一半，米豆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該本道看得金復一帶地方，襟擁羣山，環濵大海，磧沙斥鹵，在在難耕，即豐之年，猶虞不給，矧今歲自春徂夏，寸雨不霑，二麥三苗一家俱盡，其民負老攜幼，絡繹奔逃，即善言勸慰，終莫能止，雖為之開倉平糶，僅令米價之不騰，而彼口一萬瘡痍家，安索斗升以自活二十一

年災亦僅止七分八分今則被災在九分以上矣人情洶洶較之往時大是不侔非破格蠲折則目前無食來春無種存者紛有逃心逃者永無歸念人之不存賦將安出所當半蠲半折以示優恤而廣招徠者也嘉州雖稍稍收成而蝗蝻復加蚕食望之似乎有田攬之則多無從西北一帶接壤海州猶堪餬口所當本折各徵其半東南半壁連苐余復被災頗甚所當全改折色以示寬恤者也伏乞作速題

請將金復二衛比照萬曆二十一年題
准事例蠲免五分折徵五分所蠲之數乞請部發銀
兩抵補其蓋州衛似應本折分別徵納庶幾
孑遺得以苟延殘喘將來錢糧猶望措辦有人
而南衛地方不致空虛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
隨經駁行寧前海蓋二道再加查議應蠲應折
徵納確數速報以便會
題施行去後續據寧前道參政馬拯呈報與前相
同及據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查金復二衛被

災地方屯科應免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三釐五毫六絲七忽一微二纖五塵

乞早題

請蠲免仍行戶部管糧衙門於部發主客錢糧內核

查逃故官軍銀兩通融扣補其應改折色一半五分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秒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秒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並蓋州衛應徵本色米五百三十四石六斗二抄五撮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二百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折色米二千九百四十

四石一斗七升六合六勺二抄五撮穀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七升五合一勺五抄豆七千八百二十八石九斗四合五勺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通行查照徵收庶窮民少得蘇困緣由呈報前來據此案照先據寧前海盖二道帶管復州參將事游擊張昌胤各呈寧前金復盖州右衛地方本年春夏亢旱田苗枯槁災傷等情已經批駁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遼左之地非斥鹵則砂磧即使歲歲豐穰向不足以餬軍民之口而辦惟正之供也矧今歲自春徂夏亢旱如焚夏末秋交雹蟲爲祟苗則槁矣實何有焉民且莫必其命稅又孰從而出乎所據寧前海蓋二道查報災傷如前也衛中前所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與

蓋州城東南一帶被災頗重蓋州城西北屯寨被災頗輕至於金復二處災傷甚重民且逃流時臣巡閱六月在金復七月八月在寧前躬率官民祈禱而遲焦枯愁慘之狀無一人無處而不聞且見者豈可坐視而不救乎救之之法合蠲折無蘇焉及查遼鎮往年月糧過放本色米豆一石如災二石巡放折色銀止四錢若照勘災折徵事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今撫將前屯衛中前所

高嶺沙河并中右所東關驛六處屯科該穀七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零豆四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合零照例每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每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外加耗三升蓋州衛東南八十三處屯科全改折色米二千四百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穀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五抄豆六千六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俱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一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

二分五釐蓋州西北三十六處屯科本折各徵
一半內本色米五百三十四石六斗二抄五撮
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豆一千二百
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折色米五百三十四
石六斗二抄五撮穀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二斗
五升豆一千二百六石三斗九升四合五勺每
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
分五釐金復二衛屯科應徵一半該米六百二
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

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應改折色一半、該米六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二合七勺五抄五撮五圭、穀一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一斗九升一合六抄五撮豆八千七百一石五斗九升五合九勺八抄五圭、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俱送各倉收聽搭放軍餉、仍作本色開銷、其應糶米穀豆、照例每米豆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穀一石折銀一錢二分五釐共該銀四千七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三釐五毫六絲六忽一微二纖五塵俱係額餉之數民可蠲軍不可少聽該部酌議補發或於本鎮逃故官軍銀兩通融扣補庶軍民困苦可甦而孤懸重鎮無虞矣伏

乞

勑下戶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邊地被災民苦益甚懇

祈

聖慈敕部議覆酌以甦危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

聖旨，戶部知道。

查錄理學名臣疏

題爲查錄理學名臣乞

賜謚典以崇風教事項

皇上俞禮臣會議謚法之請仰惟

聖意所以留神法戒垂示後禩者甚至臣巡按一方

謬兼學校風化所關倘地方有名儒而不舉

奏實負

皇上德意臣則何敢臣竊見義州衛故給事中賀欽

崛起邊方力崇正學在諫垣以直言聞成化戊

子

京師災上疏極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報自劾又

不報乃以疾歸搆小齋讀書其中杜門不出者

十餘年後薦起陝西參議以母疾力辭且陳四

事一講

聖學一薦賢才一處近習一修禮樂疏報聞且允辭

而欽克用終揚當時惜之其為學主於躬行實

踐為臣必期盡忠為子必期盡孝冠婚喪祭服

食起居一本自然之理而力行之如是自治如

是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其行實載遼誌吾
學編釣臺記醫閭集諸書極詳臣不能更僕述
令第覩其化行於鄉鄉人故重佛老及諸不經
之神欽爲製祀外神文俾祀而焚之一時翕然
信從而異端遂息邊將有撲殺獻績者見欽即
吐實曰不忍欺城中亂卒焚劫見欽往諭即羅
拜而散城頼以全而欽之教化可知也欽没而
鄉人思之不已以凌溪爲欽藥所構爲祠歲時
祀之至今言必稱醫閭先生而欽之遺澤可知

也是時理學儒臣如檢討陳獻章修撰羅倫尚書張懋皆雅相契重樂為師友而欽之所學又可知也沒之久而遼東名撫李承勳奏宜從祀王之詔奏宜建祠令有司春秋禮祭衣巾其子孫供祠事贈官階
賜諡號而欽之定論又可知也臣粗愚柔不習講道學每見講道學者往往言是行非盜名欺世心竊耻之而于欽不能不尊崇斂敬焉蓋立
朝疏論既鑿鑿乎其如彼居鄉教化又彰彰乎其

如此身沒百年而遼之人事之如一時稱之如
一口非甚盛德久而不忘者如是乎而褒崇之
典久焉未伸甚非所以崇儒學奬名教而勵風
化也臣見遼東將官一時感慨奮激而殞身者
皆得蒙
國恩贈官録廕
賜謚建祠厚食武功之報而文行如欽嘉言善行深
入人心所以感發將吏親上死長之誠爲何如
者而其報顧可後哉近蒙

皇上俯允臣等增頒之議遼左文風翕然一變若復
微顯闡幽再舉斯典則文章得理學而益實道
德與功名而並隆
聖教廣被于遐荒儒化遠軼乎千古斯亦名賢之遭
逢而
聖世之美事也目今禮樂有待而行伏乞
勑下禮部會同九卿科道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
乞將故給事中賀欽
俯賜謚號以發真儒潜德之光而彰

熙朝崇文之盛人心幸甚臣愚幸甚緣係查錄理學
名臣乞
賜諡典以崇風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五駁兵科疏

題爲勘事僉辯僉聯懇乞

聖斷併

遣科臣會勘以省聒瀆事目者臣疏駁兵科朱一桂

止於備述諸將詳揭仰候

聖明獨斷俯與兵科臣自悟竊意科臣可以無言即欲

辯諸將之詳揭亦應出杜崧不應出科臣而不

意科臣又代崧辯也辯參貂之事爲道無此詰

鎮無此對辯諸將之詳爲非臣示意則道臣雖

纖而其辯且精也信斯辯也指授道將妬害功臣又添一重罪案矣臣誠自厭多言又不得無言臣也愚不識殺降陷衆可以爲勇騙軍扣銀可以爲廉捘靭尋死可以復用科臣洶洶焉述通國之論而咎臨敵易將之非此爲杜松辯廉勇也臣復何言參貂之說証松廉者亦有京洛之書非鉗壓例綁也該衙門姓名指總鎮衙門非兵科衙門也臣實失於明註使科臣忽直洗解此爲衙門辯規禮也臣又何言乃鎮道相語

則實有此事矣守道謝存仁素心人也無妄語
須又問之云去年在廣寧與松閑語松云非將
幾百兩銀子往東邊買參貂去守道云往時都
是軍賠不該去買松云京中相知者這番規禮
斷不可少此後可以不買蓋好作商量非詰也
道臣不敢直言相詰松不肯對道臣明指爲誰
科臣之爲此辯也以爲不得傀送相知爲誰之
詰則可若云貂參買否不可知則道將各揭俱
在也而詰其誣之至於億度諸將投揭之意爲

承望風旨即非臣示以意而爲馬拯迫脅諸弁
共爲羅織符前日之譖以堅臣心之說在科臣
竊笑諸弁之投揭爲扶同而臣亦竊笑科臣之
代辯忒苦思矣且夫諸將首辯皆請詳文移非
私揭也臣皆行道併勘非受私揭也殺降者於
法無赦諸將申詳之意或畏抵出首而求免也
未可知或道臣迫脅而羅織也未可知但疑其
意在承望風旨不知殺人何等事各認數十顆
而甘一死以實臣論杜松之言恐諸將不爲也

卽迫於臣戚勉符馬拯前日之譖而自入羅織
以成後日之獄恐諸將又不爲也科臣徒謂臣
攬戀一方噓吸變霜露叱咤成風雷司道而下
自非卓然有立者鮮不惟所顧指而氣使況此
幺麼武弁專伺喜怒以爲俛仰而不知按臣之
外尚有督撫兵權尤重按臣五日京兆而督撫
有常尊者今勘事亦關督撫夫獨無喜怒而諸
將不伺舍兵權常尊而惟按臣指使恐諸將又
不爲也撫臣與科臣宋一韓同鄉巡道與科臣

同郡同年又督餉延鎮時與杜松同事而新鎮臣又與松結義且科臣門生也必盡捐桑梓里知交之雅容臣噓吸叱咤于其間而且任拯之迫務恐撫鎮道亦不聽諸將爲也八月間巡道以事體難處乞添一道會勘臣明告之曰惟貴道專勘可以服衆鎮之心塞兵科之口吾固欲借貴道示公耳乃近疏引嫌又付之下手御史矣夫既借巡道以示公又付後來以究勘臣一入關而指授誰爲臣掩迫脅誰爲拯庇寬屈誰爲

松任顧科臣毋過爲松憂而預以威制主使掣

臣肘也若乃任馬拯而副知已安封疆與否臣

亦慮之而臣亦覺之矣近貢英款事報完惟拱

會尚在講折但

明旨雖云督撫官便宜行事而督撫尚畏中制不敢

任也以付馬拯馬拯日被譏彈不敢任也以付

楊暕乃近日又聞有造款成必奪其鈌與暕之

說者以致陰撓漸布疑譖而楊暕又不敢任也

以付通使陳愧若陳愧再不敢任拱夕再遲而

大勝堡之事再見此文墨糾纏內外牽制上下推托而人心不和之故也非獨拯過也拯未媚虜何誤知已未陷城堡何壞封疆理直事正何混淆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任視衆口任言何必指掩手塞又願科臣無過爲臣慮而預以後人覺臣代臣恐也乃臣則因此而自傷亦已極矣當哈流兇報捷之時假使臣亦扶同誇功豈不內外無聞兇此脣舌只緣不敢欺罔

朝廷是以點破殺降與松善彌後言不圖爲松者

日作日壞庇松者日激日深致臣盡發其狀以
有今日非臣本意也及大勝堡陷覆之日又使
臣但秦越相視豈不利害無關免此煩惱只緣
不忍殺戮生靈是以急欲收拾借撫暫理敗着
不圖假撫者日吹日求爲撫者日畏日阻使款
不得結局以至今日亦非臣本意也且松之去
也臺臣張爾基參之科臣胡嘉棟參之雖宋一
韓亦參之後兵部見其拚死復參去之而臣參
乃獨後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斥松加臣馬撫

之陞也撫臣先移書於內欲留之臣始議留後因巡道言大同善地又不欲以寧前苦之僅留三月而其後疏留久任則又撫臣意撫臣筆也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庇拯加臣臣初建議于河西養兵蓄銳候虜境上不宜常出塞久暴我師未嘗言款也後督臣移臣書云插漢諸酋俱聽薊門撫款從差通官往諭虎墩兔罕及黄台吉拱兔三大酋爲遼講款而兵部亦條上款議甚具臣五月初查參大勝堡疏始有部院議款

業從誤處收拾之說款不自臣始也不知科臣何見而獨以斥松故紏戰用拯故主款之說加臣科臣而言戰款則言戰款巳矣無故相加而且以爲買貢爲誤機臣卽勝心盛氣不亦宜乎其後科臣旣以此說加臣而臣亦遂直任之不辭侃侃然反覆申明以爲保全地方計人第見其後之疏論如此皆忘其所以而目斥松者非他人按臣也松去而地方失事按臣責也留拯者非他人按臣也留拯而付託不效按臣責也

主款者非他人按臣也款議而虜尚稽盟按臣責也自以此責盡交於臣於是伺臣者日責成之無成以爲口實而竟不察始初之斥松者留拯者議款者爲誰又舍却松未去時敗殺從光崇而第以去後之燧燧時閧謬爲松解此非成心則不看邸報之過也雖然不揣職分强與人事自取愧惱臣實過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者也臣以歸結勘事屢疏俱蒙

聖旨不見部覆議論紛紛何日而定嘗記往時撫地

之勘督臣王象乾所持本正而中外祖郭子章之說竟紛紜者數年東事之勘徐觀瀾所持本正而驅逼西還待楊應文一往而其局立結今日之事非得楊應文其人者而誰與了此哉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

特遣科臣一員與臣下手御史會勘正罪耶足以示公叙功耶足以庇私誠爲兩便至於馬拯科臣既疑有迫脅羅織情弊其有無臣不能知但先

可迫脅諸弁共為羅織以符前日之譖則後亦可迫脅問官共為鍛煉以實諸弁之言蓋責在則權在或不得不為其所脅耳似應解任聽勘以奪其權所有印務款事聽撫臣暫委料理待勘完日有無迫脅再作區處抑臣又有感於科臣之疏也凡臣疏下部覆下皆兩置於擬旨詞以俟酌議而科臣獨曰如果臣言為是焉援何辭妬害委當坐三尺之誅即或臣言未當臣職專主封駁亦豈任火言之愆夫曰臣言未當便

是杜松罪案何於馬拯則確云委當坐誅而不
加松一字乎拯不可與職主封駁者並論是也
獨不可與松並論乎卽職主封駁者不任失言
之罰而悔亦不肯乎行而不悔則殺降開釁欺
君誤
國而不顧言而不悔則徇私蔑公欺
君誤
國而不顧什百自恃封駁以失言爲無妨呶呶不
止其病根全在不悔此孟軻氏所以有易言無

責之戒也
國制言事者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臣今乞與科臣各書連坐結狀一道送部立案如果馬拯妬害是實則併坐臣罪如果杜松殺降是實則併坐科臣罪庶幾啓其悔心不敢妄言此今日省議論一法也統乞
聖裁施行緣係勘事愈辯愈瀆懇乞
聖斷併

遣科臣會勘以省聒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陳繼明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閱視疏

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

圖治安事臣於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欽

奉

專敕令臣將萬曆二十四年正月起三十六年十二

月終止三年內錢糧等項八事及一切應行事

宜查照先今事理遍行所屬地方從實查閱等

因臣遵奉

簡命朝夕氷兢自寧前廣寧遼瀋開鐵以至金復海

蓋等處無處不遍焉自錢糧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以至胡馬逆黨等事無事不核焉自督撫鎮道副參以下諸臣無臣不察焉先是各道造報閱冊容有沿舊套裝門面者臣復檄以事

關

奏繳地方可以欺臣臣不敢欺

朝廷逐款親筆批註情節駁回另造續據冊報稍

加刪改而臣之心力則既盡此矣除將查閱過

八事緣由備造文冊並原奉

勑書恭行
奏繳外所有文武功罪例應分別奏
請臣恭繹
勑書云邊臣果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及踵襲故套
搪塞誤事者俱從實具奏以憑賞罰蓋程量功罪
所以示激勸而鼓舞邊吏也今閫內諸臣果能
著有勞績臣何敢蔽功果無搪塞誤事臣何敢
苛罪而茲且何如哉以言乎錢糧則耗於撫賞
耗於當季耗於買馬侵冒不趐不積也以言乎

險隘則新地棄而東疆壞老邊棄而西垣壞堡臺廢而守望壞不趣不修也以言乎兵馬則老弱虛糜精壯坐食教場盡爲秫園而不一練也以言乎器械則甲胄盔敝刀卷矢亡火器盡置高閣而不一整也以言乎屯田鹽法則役軍私種或養廉數千石或子粒數百石而官家不聞開一寸土也賣窩買窩或以勢逼出邊關或以情壓買糧票而軍士不得沾一分惠也以言乎胡馬逆黨則買老弱以冒價而壯大者聽夷牽

回也間殺降以邀功而回鄉者不為安插也由是觀之無一而非踵襲故套搪塞誤事者也豈惟不當叙即人人而罪之亦復何辭惟是提衡謬而持正之難時地苦而展錯之難流俗靡而超拔之難體情量物固有未可以一槩過求者

除原任分守道布政使張中鴻聽勘歸結原任海蓋道右參政楊位告老休致外見任寧前道右參政馬拯原任開原道今陞江西參政石九奏年深應叙且西撫長昻拱兎東撫宰煖北關

諸脩勞績委難泯沒但查歷閱內數行竊掠雖
不止寧前爲然九奏去秋邊事雖不緣本官所
致然不免爲功中之過況經考滿已陞一級與
副恭以下雖年深而無功可見者俱不敢敘又
將領陸續自臣論逐者十有二人搜求頗盡令
查道將中應勑者得一二人焉其原任分巡道按
察使郝大猷見任右屯營遊擊張應种平應准
養病者得一二人焉其巡撫標下副將趙紳總兵
標下遊擊崔吉平臣去年之參郝大猷也止爲

馬價一事而罪不止於馬價也其爲人也柔媚無骨傾府庫以悅舊撫鎮之心而恣其所用自以

欽發賞功胖襖邊夫馬騎等銀數萬金爲舊撫當李而庫藏空矣自歲奉數萬金換舊鎮所收老弱馬匹而馬價耗矣自撫賞驟加至三萬餘金而子銀竭矣自差官蘇杭買貨還者每驗輒數百金様段十數疋方行估削而夷貨濫矣自承贊畫之檄領兵馬往開原誘殺牢寨而邊釁開矣

自借巡邊爲名往遼陽主吳希漢與奴酋盟誓而

國體辱矣自入各將賄與得撫鎮言陞則陞言調則調僨送少不周者參處立至而寵賂彰矣自署海道不三月更換委官二十餘人或一百或二百而眾議騰矣自署戶部得羨數千金又歲得未發贓銀千餘金而操守壞矣此一臣者脂韋成性營幹通神當聽吏計贓處以警官邪者也今春之調張應种也爲其不堪衝邊也而不

止於衝邊不堪也其爲人也口多游詞外虛恢
而中實貪婪無所顧忌一在戚家堡爲部軍所
告賄侠郝巡道而調寧遠矣一在寧遠爲軍民
所訐行求舊撫鎮而調開原矣一索取常例月
扣軍餉四五十兩而李必茂等扣送矣一更換
旗牌每名得銀五兩免換而劉世亨等遞付矣
一領閻管軍陸續採打柴木賣銀千餘兩而修
城爲騙局矣一占使騾四十頭曰每輪載所造
各色器物運赴廣寧私家而馱砲爲名色矣一

生辰諷各軍孝順馬步每隊各攢銀五兩約四百金上壽矣一伊男張士彥赴京襲職駕言鋪費科門下般實員役數百金充行槖矣一占軍匠織網結席造器馴鷹打魚等項而取盡錙銖矣此一臣者桑榆已逼谿壑難塡所當革任回衛以恤軍困者也至於桃紳崔吉兩人者皆謹敕無過顧其人已老矣一以眼疾借恙一以沉痾辭印矣當跋撫耿鎮之日或將同病以相憐豈文褒武奮之時而得偷閑以自便所當放回

養痾無礙傳宣者也等而上之則督撫鎮臣矣
除見任督臣王象乾撫臣李炳皆以一時重望
兩月淺勞未敢妄叙外舊督臣蹇達其物故者
也舊撫臣趙楫舊鎮臣李成梁其各以棄地事
聽勘杜松則以殺降事聽勘者也而臣又何叙
乎臣惟閱視之有劾也所以懲欺玩也其有叙
也所以勸勤勞也兩者並行所從來久而一旦
以邊政不修之故至遂獨有罪而無功豈不為
諸臣職業羞至臣閱獨有劾而無叙又豈不為

朝廷大典羞諸臣而念爲職業羞也則當求所以

矯之而毋息玩偷安非所其官守諸臣而念爲

朝廷羞也則當求所以報之而毋甘罪忍過自外

於

褒䘏度必有惕然愧悔翻然省改而不容自已者

是則臣之不敘乃所以爲勸邊臣而深於敘也

歟哉蓋臣嘗推原閣視之本意未嘗不歎先閣

臣高拱謀

國之忠而恨節年邊臣誤

國之罪也虜自嘉靖庚子猖獗以來

朝廷屢行修舉邊務卒以侵擾不得閑暇迄隆慶

庚午開俺酋不忍舐犢之愛叩關請臣于時高

拱獨排衆議力主封

貢蓋其本意直欲得一閑暇之時大修邊政永圖

治安此

朝廷制禦之微權而老成籌邊之深計也閱視之

役實起於此今閑暇四十年封

貢不爲不效矣假使邊臣果能趂時積我錢糧修

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以至屯田鹽法胡馬逆黨等事皆一一修舉如拱言豈不食足兵強垣堅壘厚可戰可款常操其權於我而不意相率狃款弛備偷取一切人復一人歲復一歲浸淫弊壞以至此極也拱疏留屬望邊臣云毋使臣等一念誤

國之忠他日翻成誤

國之罪今其言驗矣甚矣邊臣之誤

國而負拱也邇左往年處款諸臣有其暇而不肯

爲今年虜過諸臣欲有爲而不得暇故前者臣疏申明款議其要領所在實與拱意相爲符合今宰賽效誠來貢並面拱免受款漸有次第三月以來西陲無事不可謂非寧靜之一時也趁此閑暇作一事則得一事之力早一日則有一日之備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是以有感於閱視之本意而反覆三致意焉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覈將郝大猷等覆議上

請明

示懲罰使邊臣咸知愧懼不敢搏弄虛文自取罪戾

仍

嚴諭自今以後務將八事着實修舉克著勞績無使

朝廷賞賚之典懸而不試則人心愈加激勸邊政

益舉而治安可圖矣緣係虜衆內附邊患稍寧

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

聖旨是

修邊舉劾疏

題為修完沿邊城堡臺墻併舉劾勤惰官員以重

保障事臣奉

命按遼自出關以來照得遼東邊面非有岡巒之阻

關隘之塞所恃者不過城堡以容兵衆墩臺以

明瞭望壕墻以制衝突非有他謬巧也河東沿

河一帶虜衆駐牧出沒無常其于防禦尤為喫

緊邇來臺堡坍塌間有存者低矮易踰且係泥

砌一掘即倒又無壕塹阻當虜騎鞭稍一舉塡

刻數十里以致時時攻劫屯寨抄掠道途民廢耕種人阻往來千里膏腴翻爲蓁莽東北一望良可寒心臣又東踏坬界起自東州堡經馬根單散羊峪清河一堵墻鹻場孤山洒馬吉靉陽新奠大奠永奠長奠一帶城垣多係亂石堆築原無灰汁灌砌年久開裂人足一蹴石輒紛紛自下所至倒塌都城漫坡門甕俱無但存缺口人皆野住不敢進城問之則云有虜之時便于騰山逃命似此城無堅壘人無固志

若不修理而建置一動東邊十數城非我有也因此牌行分守開原海蓋三道督同各該將領分別極壞次壞工程逐堡逐臺逐里逐丈明白估議去後續據各道查覆除次壞工程尚待後舉外其應修極壞工程併所用物料人夫軍夫鹽菜銀兩備細造冊呈詳到臣批允修理仍動臣衙門贓銀放給鹽菜外本年六月內臣巡歷金復海蓋路過頂石山堡據堡民稟稱該堡無泉生畜難聚情願改復熊岳舊堡等情到臣臣惟屯堡原

爲生聚人民而設必乘地氣方保吉利能居堡自萬曆十五年改移于饅頭山後背陽面陰生氣既絕懸崖欺偪形勢更凶且城內無泉人民逃徙查據當初改設主意不過以山上可避虜耳臣從馬上三篩三貫其項無謂陡滑難以縱使得登而群數千人露立于一頑石之上四面攢矢將何遮攔及經過能居舊堡係古縣治川原平敞山水環集人物財賦在遼元爲盛此舍地也地方居民皆願修葺復牌行海蓋道杏議

造冊詳報到臣批允改復其軍夫鹽菜亦於臣衙門贓銀動給去後今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叅政謝存仁呈准管遼陽副總兵事叅將佟鶴年手本開稱所屬南接海州界自遼陽長靜堡南夾河臺起北至瀋陽所屬長營堡界止挑修過壕墻順長一百六十里墻高九尺底闊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稈頭壕深八尺口闊一丈底闊六尺墻壕共高深一丈七尺重修邊腹墩臺二十五座每座高連垛頭三丈圍圓九

丈共燒用過青磚八十三萬二千塊石灰五千二百九十九石給過軍屯邊夫鹽菜銀一千九百七兩犒賞過肉鹽銀九十七兩五錢五分一釐二毫五絲又准瀋陽遊擊王紹芳手本開稱所屬南接遼陽界自瀋陽長營堡起北至十方寺堡鐵嶺界止挑修過壕墻順長一百四十里墻高九尺底闊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稈頭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共一丈七尺壕深八尺口闊一丈底闊六尺重修邊臺二十

座每臺高連垛頭三丈圍圓八丈共燒用過磚六十六萬塊石灰六千六百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一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犒賞過內鹽銀八十五兩三錢七分五釐又准代寬奠叅將原任遊擊劉文魁手本開稱所屬重包過大奠堡一座週圍四百三十丈高連垛頭二丈五尺改券西城門一座西門樓與腰角樓共十間鐵裹城門二扇共燒用過靑磚板瓦九十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塊片石灰二萬三千三百石又挑

過圍堡壕塹一道、周圍五百三十丈、深闊各一丈五尺、給過軍屯夫鹽菜銀六百二十兩、犒賞肉鹽銀七十六兩二錢、又重包過靈陽城堡東南二面、共計二百四丈五尺、高連垛頭二丈五尺、南面門西順城二十七丈、西南角臺一座、燒用過青磚四十萬六千五百塊、石灰七千八百六十四石四斗、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三百五十九兩、犒賞肉鹽銀五十二兩一錢、又折包草河堡一座、周圍一百三十六丈八尺、高連垛頭二

丈五尺、創展寬𡒄周圍一十六丈、南門樓三間、

門臺四角臺五間、鐵裹城門二扇、燒用過青磚

板瓦共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塊片、石灰

二萬一千六百八十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二

百九十兩、犒賞肉鹽銀四十八兩三錢、又寬奠

創起本城鍾樓一座、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一十

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塊石灰九千七百五十石、

本城腰敵門臺八座、東關門臺一座、南北二面

敵臺三座、角臺四座、共燒用過青磚二十七萬

五千七百一十四塊石灰八千六百九十三石給過軍夫鹽菜銀一百二十二兩三錢三分二釐五毫又准管鎮江遊擊事都司王液手本開稱所屬包修過長奠堡一座周圍連腰角臺共四百三十丈內外城門二座俱高連垛頭二丈五尺裏門庭房三間腰角臺更房六間共燒用過青磚板瓦一百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九十塊片石石灰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九石給過軍屯夫鹽菜銀五百八十八兩犒賞肉鹽銀五十八兩

三錢一分又據清河守備陳九圍呈稱清河堡為因城內無泉展開北關磚城一座周圍三百八丈高連垛頭二丈五尺收井入城以便防守補修舊城二十丈垛頭一百四丈腰角臺四座敵樓四座燒用過青磚板瓦共九十八萬一百一十四塊片石石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石又拆修一堵墻堡一座周圍四百四十五丈六尺高連垛頭二丈五尺所脩蓋過東西門樓角臺三座燒用過青磚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一百塊石

灰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一石挑空圍堡大壕二道周圍六百五十一丈深一丈五尺口闊一丈五尺底闊五尺築過圍堡短墻一道又築過邊臺六座挑過邊壕一道深一丈五尺口闊一丈五尺底闊五尺用大樹木柵一道長二十里又包修離塲堡城工漿頭八十丈四面裏城七十丈燒用過青磚六萬塊石灰一千五百石邊順墩臺八座圍堡短墻一道大壕一道又補修孤山堡城東北角臺一座墩臺七座又包修北羊

峪堡南門甕城三十五丈高連垛頭二丈五尺用過青磚三萬五千七百四十塊石灰一百二十石又補修馬根單堡并關廂工程三百九丈燒用過青磚一十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塊石灰八百八十四石并邊臺一座築過圍堡短墻一道挑挖圍堡大壕一道又補修威寧營堡東西二門圍墻三十三丈土築西關北面順長四十八丈挑挖過圍堡大壕二道共給過軍夫鹽菜銀二千五十七兩犒賞肉鹽銀七十九兩一錢

二分又據整飭開原兵備按察司僉事高折枝
呈准管鐵嶺遊擊事叅將李劾忠手本開稱所
屬南接瀋陽界门懿路丁字泊起北至開原中
固定遠堡界止挑脩邊壕墻一百里零一百四
丈墻高九尺底脚寬厚一丈二尺收頂六尺裏
口高九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七尺壕深八尺
口闊一丈底闊六尺又重修并增設墩臺八座
每座高連垛頭三丈圍圓九丈燒用過青磚二
十四萬塊石灰二千四百石給過班夫鹽菜銀

共一千一百兩犒賞肉鹽銀四百兩又准管關原參將事遊擊曹文煥手本開稱所屬南撥鐵嶺殷家庄窠堡北界起至關原鎮北堡迤東爛泥溝臺止挑空過壕墻一百六十三里零一百四十六丈又鎮夷堡迤東漢州臺一處樹木稠密難以挑築安置木柞一百二十丈通共長一百六十四里零八十六丈外於小邊口定遠堡王邏臺北界起至古城南界止築空過壕墻計一十七里零四十丈以上墻高九尺底脚寬厚

一丈二尺收頂六尺裏口高九尺外口連墩高深一丈七尺墩深八尺口闊一丈二尺底闊六尺又從衛北墊造所灰窰衝臺起至清陽堡迤東擂鼓臺止安過裏墩通賊要路水口木柵計二十一里零二十丈重修并增設墩臺一十九座每座高連垛頭二丈八尺闊圍一十丈共燒用過青磚九十七萬塊石灰五千七百石給過本處并復募軍夫鹽菜銀一千三百六十兩九錢四分二釐犒賞肉鹽銀六百一十八兩五錢

又蒭糧五百石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按察
司副使閻鳴泰呈准海州叅將蕭如蕙手本開
稱所屬自東勝堡北界接遼陽長静堡南界一
堵墻起至本邊東昌堡西界三岔河東岸止順
長五十四里零一十一丈木柞水口一十三處
木梲邊臺馬圈門三十座出哨馬門二十三座
共長六十里零二十九丈墻高一丈　尺底脚
寬厚一丈二尺收頂六尺俱用柴薪椊頭裹口
高一丈一尺外口連壕高深一丈九尺壕深八

尺口闊一丈一尺底闊六尺又將小姐廟古樓臺包修在裏共添墻垛各六百丈又自東昌堡迤西起至三岔河東岸止創修路堤一道順長一十九里堤式內外俱高一丈一尺頂闊一丈一尺底闊一丈七尺通水大橋三座木梲馬門一座又重修大路墩臺五座每座高三丈圍圓十丈共燒用過青磚二十萬塊石灰二千石給過軍夫鹽菜銀七百三十二兩犒賞肉鹽銀三十四兩二錢四分又據蓋州備禦李杰呈稱包

修過熊岳舊堡一座土身四面并甕城護門臺
腰臺角臺一十二座通長六百六十丈高連垛
頭二丈七尺共用青磚二百六十八萬三百塊
石灰三萬五千八百三石給過人夫鹽菜銀四
百兩三錢二分各呈報到臣該臣看得邊塞以
墻壕為垣城堡為室墩臺為牖所從來矣遼邊
二千餘里曠垠平原關無結草之固地無寸坎
之限臣甚危之是以有東西修築之役而春間
西虜報佻東虜美兵戎馬倥偬臣恐工程難就

所有鹽菜犒賞等費不敢題

請動支官銀但只括臣贖鍰多方湊處于是徑檄道將自海州起歷遼陽瀋陽鐵嶺開原以及清河一堵墻大奠靉陽草河長奠等處各糾軍夫數千人一面修工一面防虜所在雲集沿河牧夷十數萬皆訖視不敢動惟於遼陽以數千騎三入而三拒之竟無所掠而後亦竟無擾焉臣惟興工動衆者不患虜衆之侵軼而患在我隄備之不嚴衆心之不齊初起工時官軍頗懷疑懼

臣親帥道將出塞相度且命馳射以示無恐每日修築所至環戰車為營或圪立營盤安排火器以為家當又挑選精壯為遊兵往來防護而軍夫有所恃始弗懼也每軍日給鹽菜銀八釐南衛軍往開原者一分二釐邊夫四釐屯夫一分而軍夫有所資始弗饑也臣猶恐其不足移文餉司春夏秋三季凡修防軍士除應給折色外仍每季增給折色一月而軍夫有所裕始弗內顧也臣猶恐工程浩大軍夫久勞苦以情義

告諭官民出夫助工二十日時李成梁子若孫李如栢等助夫五百名以為倡而數日開鐵遼瀋助工者遂至萬人車夫既喜得此一助修築愈力而開鐵時正乏糧如栢如樟如梅又共助穀蜀五百石如樟如梅又助銀三百兩而各官商民人等又助銀七百餘兩臣以開鐵車夫更苦行令該道查收大行犒勞時遼陽亦助銀數百兩臣恐累民令該道卻還之而是時督臣王象乾差官以犒賞三百金至撫臣李炳以犒

賞一千三百金至大行犒勞而軍夫始益鼓舞
趨事不知其爲勞也以此衆心齊奮衆力畢舉
壕墻之工以六月完墩臺及東路六堡城工以
十月完終工之日無有一人怨者而至於熊岳
堡工以六百餘丈之城起工於八月報完於十
月則雖子來不日之速恐亦無以過此矣通計
挑築邊壕墻六百八十五里包砌過墩臺九十
九座清河一堵墻草河靉陽長奠大奠熊岳堡
城七座補修鹻場孤山散羊谷馬根单威寧營

城堡壕墻五處共用過臣贖鍰銀一萬三兩五錢九分零督撫犒軍銀一千六百兩地方官民助工銀一千一十八兩五錢穀滿九百石役不踰三時費不動官帑軍不煩調遣遂使東路城堡雉堞雲連即建酋一旦緩急皆可屯守而東邑沿邊開鐵一帶田地向所離城四五里十餘里不敢種者今且開拓二三十里自入秋以來民狎于野莫不安意收斂而並無一虜一騎踰墻搶掠者豈臣之愚而能及此良由我

皇上神威遠震諸夷歛跡不敢擾犯故使官軍得以
畢力完事而督撫之同力協濟餉司之苦心通
融道將之躬行督率其力亦居多也查得邊工
舊例效勞員役應得查叙以示激勸臣以爲此
乃邊臣之常且按臣從來無修築之例擬合
奏報工程錢糧數目不爲薦叙顧念平地剏險而
虜復縱橫垣塞本自爲難七堡展修而夷方悖
逆包砌更覺非易諸將吏畏臣法嚴不敢不盡
力其實暴露窮荒䖍慘受怕憔悴辛苦臣甚念

之何忍不爲負諸將吏況按臣所以激勵人心者獨有此舉劾之權尤未可以自嫌而妨公旃者今得分守道參政御存仁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原任開原道副使今陞江西參政石九奏皆以勞瘁遠謀綢繆於未雨開關而相度周慎長垣營六百里之規提挈諸將吏而鴆謀嚴明崇堞起數十年之氣色纔遼皆有所恃東西可保無虞雖三臣之口不言勞而三臣之心爲獨苦俱應紀錄以獎賢勞先任海州參將今陞遼陽副

將佟鶴年鐵嶺叅將李效忠瀋陽遊擊王紹芳

開原遊擊曹文煥鎮江都司王汲先署東協事

務原任遼東都司嚴一魁帶署海州事務管局

都司胡從化清河守備陳九圍以上諸臣苦力

經營實心幹濟當工程極難極險而奮身率作

不辭櫛沐之勞值虜衆西訌東訌而加意哨防

克制突馳之擾拊衆而同甘共苦督工則日省

月成俱應紀錄內除曹文煥陳九圍已於增兵

疏內議陞原職外王紹芳未任則工程勘議爲

勞旣任則波邊拮据獨苦似應量復原任叅將
職銜而遼陽邊長一百六十里嚴一魁實經理
其半且三當虜犯一獲首功所應照原官遞跌
推用者也開原備禦林宗舜蓋州備禦李杰薊
河備禦孟先春𥠖陽守備劉士英沁河備禦何
世延懿路備禦祖天壽慶雲備禦賈承武武靖
營備禦李應選長安備禦王琳濟陽備禦楊可
大委修熊岳堡原任備禦文濟武委修海州邊
墻原任備禦祝世泰管東協中軍事原任備禦

魏國印以上諸臣或獨當一面而事不避難或跟隨大衆而心期共濟馳驅絕域胼手胝足以無辭往宿沙場暑雨祁寒而不顧併應紀錄内除林宗舜已於增兵疏内議陞遊擊外李杰樸誠有勇善撫礦豪該道恐其倖久別陞相應加銜照舊管事而文齊武祝世泰魏國印才力俱堪兼有勞勣俱應遇有員缺復職推用者也中固備禦鄭朝隆起家行伍有勇無謀修築不加精勤工程全欠堅固近據該道揭報該備壕墻

大不合式乞要一懲以別勤惰似應革去新加遊擊職銜仍以備禦管事所俟明年修屯有效方准復職東昌備禦李繼德改用爲李兩姓家奴向恃勢以橫行今怙終而不悛據該道揭報剝軍驗馬指賊騙人科害屯累及被人告訐種種穢跡臣不具論只如修築一事所爲遠加哨堅便于軍夫進止者全極墩軍以爲耳目本官每墩私撤二名取魚止以婦人小兒登臺瞭視時有爲臣言其狀者臣猶未信及過東昌面問

本官自知難匿對云三岔河有船二隻舊規每墩撥軍一名巡河非二軍也臣聞其言而恨之當胡虜南牧風塵滿眼雖使離婁乘障猶懼失察況乃自撤耳目萬一虜騎奄至工所數千軍民何以自保貪玩如此所當革任回衛以警後來者也其中軍千把總以下應薦者俟臣差完查舉應奬應戒者徑行奬戒及助工鄉官李如栢等優禮致敬外所有脩過墩牆墩臺城堡工程動過鹽菜銀兩數目理合

奏報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覈將道臣謝存仁等將領佟鶴年等分別紀錄役銜推用黜革覆議上
請施行臣愚無任感戴待
命之至緣係修完沿邊城堡臺墻併舉劾勤惰官員以重保障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常以寧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劾自在州疏

題為州官貪酷異常冊處未盡厥罪謹據實糾劾乞行提問大懲邊吏事臣謹按管自在州事山東濟南府同知萬愛民性本陰鷙慾類貪狼政以賄成敢為放濫頃已開具劣狀註以不謹字面造冊送部以備考察顧猶不意其大貪大酷一至於此極也頃臣拿其心腹用事者佟志武戴國聘楊得春李起鳳等四人問之絕不提出訪單事件一字第令各役思想平日所與本官

過付者一一供報以合臣單而是日臣抱寒疾不能執筆命管糧通判麥子任立於堂左代臣註記張半皆臣單所未有臣請得而備述之一查勘朝鮮王子往來十四館每館收銀一百兩王京下馬起馬各大宴每宴收銀一千兩綿紬夏布皮張人參凉蓆筆硯弓刀銅盆等項共載七馱佟志武節得功徐廷觀等領縣跟進二更進城各證是的臣猶未信復與原跟都司嚴一魁通事官桂應元承差楊世功字識門役劉慶

吉等當堂對質據稱去年六月初一日過鴨綠
江迤東愛州定州安州平壤黃州開城碧蹄共
七大舘往回一十四宴折銀一千四百兩沿途
八道及十七小舘太守等官俱有贄見土儀十
四日至王京王子送下馬宴銀一千兩布袋裝
盛又土儀一分虎豹皮各四張人參二十斤綿
紬夏布各一百疋鹿皮水獺皮各五張紙劄蓆
硯筆墨扇刀等項嚴都司葛知州先只肯受土
儀將銀退辭王子再三致意方纔收下十六日

遊翰江王子又送禮銀五百兩二官未受止受土儀一分人參十斤綿紬夏布各三十疋皮張蓆硯筆墨扇刀綿紙等項十七日起程王子親自會宴送銀一千兩土儀一分與下馬宴同二官復辭王子立起再三致意復俱受下又二閣下贄禮每一分人參二十斤綿紬二十疋蓆硯筆墨扇紙小刀等項回至開城太守送大銅火盆二銅盆四對十二每一官共受銀三千四百兩虎豹皮各十六張鹿皮十二張水獺皮十張

人參一百二斤、緜紬三百六十六疋、夏布二百三十疋、大油紙十塊、大小綿紙一百五十束、大小涼蓆一百七十三領、江硯八十四方、筆墨各三百五件、扇三百三十柄、小刀一百七十把、弓十張、銅器八件、一原任副將吳希漢過付辛學等銀一千餘兩、尤恐不的、復提吳希漢面問、供稱爲訪拿事、本房辛學過付銀二百兩、呂孔倫孫顯祖朱朝貢共銀五百兩、承差董繼孝銀二百兩、董繼奎銀四十兩、王禮元高騰漢各銀二

十五兩、犯人王志德銀五十兩、清河守備郭勳然金首飾一副、銀鍾盤八副、貂皮四副、揀參八斤、銀五十兩、又每年布漢自送銀物約三百餘兩、又兩次送愛民男銀物一百餘兩、又爲賠貂襖變價銀一百五十餘兩、又革任後恐揭起寨邊事、批渠問斷、送良馬參貂約一百五十餘兩、但本將供認、承差佟世忠銀一百五十兩、陳伯松銀一百五十兩、李繼學銀六十兩、人參二斤、張景材金二十兩、王誠忠銀六十兩、張應澄

銀一百五十兩一爲遼事參將李如楠送銀三百兩貂皮襖一件遊擊李騰霄銀一百兩尺頭一包備禦白瀇銀八十兩備禦甯國胤銀八十兩一爲提問事備禦金汞賫送銀一百兩參將伊天爵銀鼠皮襖一件銀五十兩都司王朝臣銀五十兩一備禦周大岐爲軍告送銀五十兩一砂塲委官佟翔鳳爲訪察送銀六十兩一指揮于騰雲爲追宋希舜贓銀送銀一百兩一守備吳世爵爲陞復州遊擊送人參八斤貂皮二

把一備禦鄭名忠爲追夷參送銀一百兩一副
將韓宗功爲地界送蟒段六疋沙金二十兩一
都司王汲送銀一封段二疋一遊擊李向日送
舍列孫皮十張一指稱舉薦備禦王琊清河署
印送謝禮二十兩人參三斤一封價往清河撫
順靉陽劉原買參該備各送參十斤原價退回
一堡官王鋼因爲批冊送銀二十兩金一兩一
千戶佟志武求署吏目謝銀二十兩貂皮一把
尺頭四疋計六箇月送紙贖銀一百兩一經歷

薛標甲江抽稅商民數百人訐告送銀五百兩、將贓銀數十萬入衙等語該臣見在駁問一經歷馮之城瀋陽抽稅商民數百人扣告得銀三百兩將原告呂尚文坐以匿名左文登等夾死該臣見在駁問一李孔文爲人命送銀五十兩一監生李孔章爲誣盜送銀五十兩將屯民戴景陽戴景楠楊五楊三小厮王善友五名打死該臣見在駁問一承差巳應登送銀五十兩打死原告佟尚見該臣行牌戒飭一潘一元張鳴鳳

劉三才劉成祥俱係登時打死擡出州門俱有卷案其餘剖腹繫頸死于獄者不記其數一高淮委官宋希曾送銀二百兩金指節一箇且不止一次每餽送輙一二百金囑李國城當户過拷銀物希曾每次擬得千金人人傾家一宋希曽被打死後財物俱寄伊兄指揮宋希舜處希舜送獺皮襖一件貂皮襖一件珍珠包頭箇貂皮二十張人參十斤又一起銀一百兩李國愛過付楊得春寫禮單一佟養德爲詐官參送

銀一百兩人參十斤、一穀陽朱繼文為詞訟送
人參十斤一監生陳實為詞訟送銀十兩、尺頭
四疋又一起送銀二十兩尺頭二疋一羅文元
為人命送銀三十兩、一送備賀平民張友弟得
尺頭八疋靴韈棕扇等件一張德惠為詞訟送
銀一百兩、一礦豪劉試魁為訪察送參價五十
兩并原參還州、一吏目胡守政抽稅回送參十
斤虎豹皮各一張、一經歷薛權前次抽稅被告、
送人參三十斤銀三十兩、一吏目陳九法製鹽

回送銀八十兩兩輛一乘一每月三告每告准
狀二三十紙每年白允徒贖一二十起約計一
年贖銀七八百兩五年所得約四千兩以上銀
物除吳希漢過付外又有心腹徐世芳者過付
尤多恐被訪拏先送過關無邀供報其餘一裝
一件俱係志武等經手經目盡係志武廣訪于
戶也徐世芳罷職土豪也舒士文楊得春佐之
誠國聯其猾棍而李旭鳳則其貼身門子也哉
州舍人四五百名書吏門轎三四百名無不指

官騙錢生事害人而出入内衙晝夜無間者歟
人尤用事凡一應大小事情不與數人講通則
經年壓案一通則朝入暮問而吳希漢則聽勘
人員也復鑽起遼協既恐邊事落州問斷又恐
賢否被州開壞以此奉承極厚交好極密而又
有廢將韓宗功等為之幇閑凡遇付銀兩俱係
彼此往拜袖來袖去殊為可笑臣謂索受皆色
官民財物猶可言也奉
旨差勘朝鮮而受其財物數千金不可言也入人賂

而爲人脫罪去贓猶可言也入馮之城賂而打死左文入巳應登庚佩賂而打死佟尚見入李孔章賂而指盜打死屯民戴景相戴景陽楊五揚三小厮王二善友五名不可言也我

國家律例森嚴一款文武職官索取土官猺人猺獞財物犯該徒三年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又一款內外問刑衙門致死至三命以上者文官發附近武官發邊衛各充軍又一款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又一款凡官

吏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斬愛民之罪安徃而不得成與死者若僅僅以不謹議處聽其官帶閑住而臣不與於貪酷之甚者耶溯查文職有司止通判知州五六員人少權重將領賢否邊情生死皆出其手即衛經歷亦操此權莫作聲勢以此賄賂公行習成風俗草菅人命全不爲意臣今年禁絕一切動以三尺繩諸吏諸吏凛凛庶幾遞風一變獨有愛民爲鬼所瞰縱其滿盈以待

國愈若不提究一爲遼人開賍將來貪酷之風何
所底止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酌覆將管自在州事山東濟南
府同知禹愛民原任都司嚴一魁自在州副千
戶佟志武等行臣明實勘問覆
請重處以爲大貪大酷蠧
國害民者之戒臣無任瞻仰
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州官貪酷異常刪處未盡厥罪謹據實

糾劾乞行提問大懲邊吏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防建夷疏

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緩可虞乞

勑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匪茹

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順之

閒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自引兵

來巡或累石構木阻塞道路或收邊部家小入

寨盡斂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來報者數十

蓏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財物盡分西虜

而已獨得其土地地方始入塘報今月初二日

寬奠又報探夷人佟達子密說鳥龍江一帶達
子俱被我們都督撇進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盔
甲俱發與鳥龍江精兵達子披戴無盔甲者日
夜製造二十日清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
月初七日前至本堡買賣延今一十二日不去
指稱取討欠債暗密打聽消息及差通事宣諭
離邊十餘里遙見盔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
沿途擺撥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披甲
達子約五千騎抗鎗攔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

兵馬到了不曾陝遊擊接着合營不曾而各堡又寨但係通兵隘口俱有達子堵塞聲息等情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既已懷不自安之情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虜之時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爲備我我之備奴巳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自防而一旦突至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圖我我之圖奴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觀於今日邊吏無論圖奴即求其盡一備奴之策作一備奴之具而亦

未之見不過曰吾第示之以羈縻鎮之以安静自可僥倖二三年而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同心上下不齊力偷辦不得人兵不集糧不積甲不堅器不利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西事不得收拾之時誰能舍羈縻而言攻取舍安静而言生事羈縻安静之説是也而羈縻安静之實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地諭去車價則去車價諭減

進貢人數則減人數內消逆萌外解警備彼此相
安長爲藩夷終其身然後謂之羈縻今嫚詞相
加至不能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
覬兵境上輙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
羈縻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响响作兒女子語通
使宜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
朝廷威德一詘其驕悖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自
有許多應作事件如凡操兵買馬備粮蒐材繕
器治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勞焉

從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事專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以此尊有何智謀有何憂慮有何為

國報効之心有何維桑門閭之計在邊疆者既一籌莫施而狡黠者又百計推卸但喜見祇邊恤其後以此責之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操練責之備禦而不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勢之難輒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

安靜以自解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果聽羈縻否爾自安

靜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也今

奴酋反側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此臣爲

遼危不敢不言伏乞

亟勑當事諸臣速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

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持

虛說醞釀實禍以

陛下之封疆爲戲至於漸增兵馬一節假使急急召

募分配操練無論東夷即如近日西虜入犯得此一枝與修鴈年犄角而進何至退縮若此殺掠若此查得寧前關原人少難募廣寧原未議募額各已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六七百人而遼陽人多地闊反止召及六百淸河未曾議增之先已將四錢餉召至四百人即以充數而遊擊一加雖月九錢而不爲召一卒乃近來議論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召關西人者有謂部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

而頃得職方徐郎中書又云裏邊浮議有謂錢
糧已費過十五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
蔡主事因麋費錢糧數多服毒自裁者臣皆不
知何謂似此日延月挨左摧右惑臣等何敢自
執增兵爲是惟乞
再勅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祕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
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仰從
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貲勒定
期限凡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者輕則

罰調重則降黜仍
勅部再酌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建
夷猖獗得以逃僾游蕩亂之罪再照人情積玩
已久振刷實難無論撫按文移視如故紙雖以
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可嗟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一
行道將道將一具遵依繳由而漸然忘者往往
而是須將各道以人情如此須乞
嚴旨督責方肯做事行對臣右云幾曾見有

嚴旨儆一事來此眞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
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焉
耳矣臣無任發懼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建夷叵測愈甚邊吏安綏可虞乞
勅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建夷蓄禍日久地方官如何全不用心料理朝
廷嚴旨邊臣亦視爲虛文怠玩已極好生可惡這
所奏着該部作速看議來說

查參長定堡失事疏

題為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參以肅邊紀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犯遼陽已經撫鎮塘報訖臣惟遼陽無地不蹂躪獨離城四五十里西南一區數十年不見虜上沃民衆村屯櫛集不搶則已搶必席捲無遺心憂甚尋據陸續禀報皆稱虜見我兵驟至不敢開搶散搶彼此相持申時出境俱無所獲而去及問該協將領與地方各官人等皆以無所失事對

也臣頗以爲幸惟算虜糾大衆遠來無有空歸者必結聚墻外乘隙再入移書總兵官仍駐河上以防之無何報前虜回巢已盡而臣始大疑曰有是哉虜何所爲而來何所徵而去乎有是哉遼將不戰而屈人之兵乎遼左原套擒千報不殺百報十上下相蒙牢不可破細看此番情景若爲使然無怪者而臣思有以破之矣忽於今月初九日出其不意冒雪親勘而是日巡道孫敎化適至同守道謝存仁皆倉卒與俱點比

至被兠諸屯門戶如故人民俱無漸點兔骸盈
土爲赤入去大留饑而食主首足狼藉何忍一
視未兠諸屯拚死拒堵殺傷甚衆僅而存者皆
負重創每至一屯但與兩道相對慟泣至於生
畜糗糧衣物鍋口農器等項不論巳兠未兠收
拾罄盡逓計屯堡兠者五處未兠下者七處附
虜遊掠者一十二處男婦殺死者二百六十六
名口擄死者一百八十五名口虜去者一千九
十一名口牛馬驢騾等項二千九百二匹隻頭

雜糧一百七十窖約計二千七百九十餘石衣物鍋口農器無算俱有備細冊籍行道覆查外其殺虜盡絕無人供報者不知其數臣因搜括贓錢凡被殺者每名有屍親則給銀一兩無則給布一疋棺一具被虜者每名五錢被傷者每名三錢牛馬驢騾每一隻頭一錢同鄉者每名三兩通計用銀五百七十二兩四錢然來領者不過十之三四至於空屯盡戶而去者誰為領受臣雖欲為

陛下少推優恤之意而亦無所施之嗟此慘酷痛何可言當入犯之日初報達賊五千騎少頃增報一萬又日佟鶴年火牌又增報二萬臣雖知其必詐然心泥於日前關西五萬之報猶以爲此尚虜衆亦或不少及問之屯民皆云達賊以四枝進一枝不滿一千臺上望見甚的回鄉云達賊只好二三千騎虜去男婦却與達子一般是其少可擊也又屯民云達賊以五鼓至邊墩壕空墻卯時始入辰時到屯幸賴墻阻兩時人猶

知儹每一屯不過一二百騎守住攻射期於必剋如剋勝營雖傻等臺俱止一百四五十騎若使官軍上前俱可救下臣觀村屯相去或十數里或三五里虜散勢寡是其分可擊也又屯民云是日虜見官軍不到安心躲打已而橐載已滿無心攻剋且恐我軍截住墻口遂於日西自去又時近年節家家釀酒虜皆飲醉顛笑欲狂是其情可擊也又回鄉云虜先剋者先出後剋者後出極便追截所擄之物駱駝二千餘皆乘

載不動男子或二人或三人結住頭髮人畜衆多一步一挨其行極緩又將男婦衣服盡剝赤體凍冷皆號哭不肯行引頸乞殺願死墻內虜始各給殘氈敗皮蔽脊而去而墻口甚窄其出又極遲是其重累可擊也遼陽營兵有馬者三千五百餘騎以合擊分以鋭擊惰以輕捷擊重累獨不可當一虜收一堡乎獨不可邀其輜重截其歸途而奪還其人口乎何乃畏虜如虎縮首於沙河蒿萊之間虜方在西却向東南趨避

屯民力大呼救命却將標旗偃伏不敢令虜一見即求其鳴一鼓聲一砲如往時送行者亦不可得以致無數生靈橫遭殺掠人鬼銜憤

國法奚容臣謂中協副將佟鶴年者所當提勘從重問擬者也海州瀋陽復州皆爲協營所屬虜深入柳林屯一帶去海州東昌不過七十里瀋陽一百六七十里是日臣莆望海州叅將蕭如蕙復州設防遊擊張昌胤各兵馬午刻可與協守合營而戍時始到瀋陽遊擊王紹芳兵馬酉

刻合營而子時始到遼城及臣查究皆以烽遲
藉口不知烽火頃刻百里若其遲也撫鎮業有
傳烽新檄何故不遵即如海州自言已時聞砲
若肯星馳赴援未未可至何乃以起更時到也
似此秦越相視觀望首鼠即論以臨敵不依期
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之律亦不為過但
念屬警方殷一時難去衆將蕭如薰張昌胤王
紹舜暫免革任姑各充為事官戴罪聽勘分別
處治者也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

東布政使司右參政謝存仁身爲邊道職任保
障無事則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有警則收斂人
畜督率戰守非
勅書所責成者乎而今且何居哉雖身親擐甲之事
難爲章縫而儒者苟求而目擊盈野之寃應與
守備不設者併論所當重加罰治以警疏忽者
也如廣甯副將軍鎮守遼東地方兼備倭總兵官
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王威烽堠之申飭本
嚴而積玩有難於頓革出援之奔馳甚急而傳

報常苦於不眞因此駐劄高平、亦知苗頭向東

矣、慮其顧東失西、而不卽悉衆以渡河、曾移臣

書亦欲遣通丁邀截歸路矣、慮其偵探不的、而

遂失潛師以出境、卽此救援之無濟、亦其籌筭

之未周、相應量加罰治、以需後效者也、巡撫遼

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炳、日日振戎飭武、心思已竭於焦勞、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象乾、時時遣將

謂兵謀慮尤極其周到、臣敢復爲賢者責備但查隆慶元年題

准事例、各邊功罪自總督鎭巡以至副參遊守兵備有司、凡有兵馬城池之責者、査照責任、一體論功行罰、蓋賞不遺於有司、罰不貸於大吏、

朝廷所以示至公、而有功與同其賞、有罪與均其罰、臣下所以明有法、臣謂兩臣者、併應量罰、以

遵

明例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覈議覆、亟將副將佟鶴年革任、行

臣提問究治如律、叅將蕭如蕙遊擊張昌胤王

紹芳、各充爲事官、戴罪聽勘、分別議處、道鎭撫

督謝存仁等、分別罰治、庶幾法紀嚴明、上下警

畏、顧臣因是而有憂焉、虜猶犬也、慣之則愈來、

而挺之則亟走、彼探知寧前廣寧開原三處村

屯俱盡、獨未嘗須臾忘遼海耳、此番入犯、無論

交綏對壘、但使遙遙舉一砲、發一矢、虜猶曰我

有兵也、今以三千餘騎、入無人之境、而從容得

氣去諸虜艷羨必相率而來來必衆而遼海受
禍必更大伏乞
嚴飭當事諸臣督率將領設法防禦無使地方再受
屠戮之慘中協副將非威望謀勇者不足以內
馭諸路外當東西諸虜精選亟推於今日更爲
喫緊而遼將中無有堪此任者臣等去年推補
疏中固已明言及此而欲用原任總兵趙夢麟
以資其力矣若復以一佟鶴年者往而河東半
壁更何賴耶臣無任感慨痛切待

命之至緣係虜衆殺掠甚慘將領退縮不前謹據實

查參以肅邊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虜賊窺邊先已有報該鎮各官如何全無防備

及至入犯又不出一兵禦戰去又不行追截遂使

人民殺戮慘酷至於此若非巡按官任怨查參誰

肯實報覽奏朕心惻然這失事官員盡法處治併
撫鎮該道官俱參究來說近來法令不行人心玩
愒以致邊事廢弛生靈受殃欺隱成風牢不可破
朝廷添兵處餉盡皆虛糜深可痛恨着該部仰體
朕心作速議擬大加懲創振刷以儆將來毋得姑
息

六駁兵科疏

題爲任事實憂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長定
堡失事臣親到邊查勘具劾伏蒙
嚴旨督責諸臣一時人心震懼思奮地方有賴而臣
亦藉是以幸無罪不圖言者反追咎臣以爲臣
過盖反覆科臣宋一韓朱一桂三疏不覺自悼
任事之難而益歎避事之不可爲也夫避事之
壞壞於無法臣毎痛恨之以此長定查叅雖督

撫不少貸焉科臣以部議尚輕要將佟鶴年立
斬正法張昌胤失期重論督臣罰撫臣自裁鎮
臣調道臣降其執法不視臣更嚴哉惟是所引
律例亦欠允當查虜所攻剋屯堡每屯惟墩臺一
座窄僅踰丈而數十家環居之有虜則上臺趨
避與大勝堡城池不同佟鶴年只合依臨敵退
縮之律而科臣擬以失陷城寨之律似覺不合
雖為斬均而罪名不可不正也遼陽之南為海
州海州之西為東昌堡而參將張昌胤設防在

焉遼海緊隣而失事處所更緊接海界論應援則當先海州次東昌況昌亂初到鄉擬未定而應援又先如憲至也故臣疏酌其主客遠近而次第之今若以調遣失期之律提坐昌亂則如憲當用何律承調遣者既用此律則調遣人者亦曾出防失期不審又用何律雖罪名自定而次第不可不正也科臣身未到地方不知有城無城不知主客遠近徒恩駁部議翻臣案而不自知比擬之謬臣勘官也不敢不改正雖然科

臣之本意不在此在遼陽數失事殺虜修邊夫役千人而不以報也在刺臣等增兵添餉築墻皆無用徒事紙上鋪張而當場之布置疏也在推原今日不戰之故由於殲虜者下主戰者屈而爲諱戰主款者誤也此臣之所謂追咎臣以爲臣過者也臣不可以無說而處於此矣先是半月前有以科臣殺虜邊夫之說告臣者其大旨謂臣雖嘗報長定一件而却隱下四件雖築邊墻六百餘里而却虜去丁夫千人不過持此

破臣而私疑其有所回護耳信斯言也則一遼
陽也嚮以遼夫而不報今以屯民而報之不令
佟鶴年笑乎一遼鎮也河東以遼夫而不報河
西以殺降而報之不令河西官笑乎卷查去年
遼瀋之間虜入數次俱經駁道覆查其入犯日
子一於四月初八日而科疏以為十二日一於
五月十九日而科疏以為十七日一於六月三
十日而科疏以為初三日一於七月十五日而
科疏以為十四日俱非也此自風聞之誤亦不

足怪獨嘗見撫臣於邊事稍大者輒以專疏報
而此獨要待類叅則其事之小大當亦可知不
然而撫臣爲臣回護耶去年西虜報警宰賽挾
賞建夷弄兵境上兵部與臣等萬不得已有增
兵之議召募萬衆安得見成精銳者一呼即應
雖應矣而買馬製器繕甲編伍亦未能一日辦
者安得荷戈執殳遽可爲用昔杜松以善戰號
將統大營萬衆加以自己慣戰內丁千名虜猶
如入無人之境而今遽責新募者以杜松之所

不能何不怨之甚也新餉措處艱難地方諸臣豈無人心雖議定安家銀兩猶不欲給誰肯輕費即如遼陽見召兵七百名支糧纔三月費不過二千金而餉固在也如增兵添餉科臣定以爲不可即當

請止趲此支費不多猶可追還而餉固在也築墻一節臣不曾議不題

請不調防兵不動官錢獨括自己贖鍰萬金新包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墻壕六百餘里當虜衆

紛擾之時而作此擔愁惹禍之事當場布置技
止此耳幸免於虜而不免於科臣宜矣今墻之
有無足恃臣何敢知惟知河東自去年到今以
有墻故遼陽開原兩道零竊僅十起海蓋道
絕無一塵視河西寧前道之五十二起分巡道
之八十四起鈔略似少耳惟知沿邊荒地海州
沉懿開鐵開墾種漸寬遼陽今歲告墾納科者
一日百人似若以墻為可靠耳即如長定之役
未明乞墻辰時至屯人早登臺幸不盡剋若果

履平地之易、如科臣言直向夢中捉人耳、恐屠
略將不止此、且虜以一口入、以八口出、迺夜窋
牆、彼人畜踐滑、皆前牽後擁、始得過、至五更
而出、始盡、牆自羈虜以待邀截、而人自失誤、非
牆之罪也、至於戰款之說、臣屢疏甚明、不更贅
矣、惟就其疏語而詰之、殲虜何下、縛堡虜以殲
虜者、自不得不下也、主戰何絀、搗邊堡以主戰
者、自不得不絀也、前慮要功之疑、而去秋曾四
戰矣、何以不慮也、後懼挑釁之禍、而今春又兩

戰矣、何以不懼也大勝雖有衝鋒以死而竟失城池不可謂非殲虜功效也長嶺固能清野以俟、而血戰得全、不可謂非奴虜實跡也今日之民驅、迎固不因戰昔日之民驅追亦不由款不可以百步而笑五十步也至云姑滿搶奪之欲徐堅和款之議、不審大勝之空堡而去、欲不爲不滿矣、亦爲堅款議而設否耶、總之是役也或失機、或跡防、各官自有應得之罪、如臣與兵部儘可放寬、免於評論、而必牽前搭後、呶呶不休、

以地方不幸之事快怨尤之私何也且如果兵不該增餉不該添罔寺不該掃天閑不該空武庫不該虛京班不該銷科臣只合當時駁正以佐部議之不逮而不宜追數於事後失事既已至此科臣又只合俯慮地方重處首罪以明法稍寬其餘以當虜而不宜空鎮掃除委

皇上封疆於無是公之手而以敗爲幸今河東半壁無官矣撫臣勒令自裁鎮臣論調矣科臣此舉豈不自爲愉快顧如東西之虜衆陸梁地方之

支撐撫主何哉且有一裝未完事件該臣去秋
欽奉
聖諭疏陳脩邊屯田以為固圉贍餉之計伏蒙
温旨下部咨行督撫轉行各道會議要將邊墻先修
然後屯田今已調聚軍民或一道數千人或萬
數千人或限一年工完或年半兩年不等一面
候督撫會
題一面三月間刻期上工今已無人料理臣要檄
令各道散遣夫役繳還修屯

明旨所恐辜負

皇上軫念邊方之

德意欲要興工則去年遼陽本無殺虜工役而科疏

又如此說無論邊吏畏其口語而臣亦慮禍不

敢擔承此臣之所以自悼任事之難而益歎遼

事之不可爲也臣伏見年來爲遼畫者事事弗

當科臣之心任遼事者人人不免科臣之口當

今之世舍科臣而誰似應於兩臣中

亟遣一員前來經略增兵添餉既無虛糜願

皇上停止召募別聽科臣料理墩墻險隘既謂無用

願

皇上勅毋修邊別聽科臣堵禦藉款修備既謂驕虜

願

皇上將西北大虜及三衛兩關撫賞盡數裁革別聽

科臣鶴巢厭戰庶幾卽議卽行能言能行亦非

紙上之舖張且見當場之布置逐事有濟或未

可知不然建一議而私撓其後作一事而陰害

其成過一失而深幸其敗雖諸葛韓琦復出猶

無用也而況臣等庸愚之輩乎臣力竭矣臣心
灰矣毋老子幼日日憂思而病已不支矣乞
聖上哀憐臣
早下遼差與臣交代俾臣早得一日生過山海關至
于修邊屯田事體乞
早定行止無久耽閣軍民官私兩誤地方幸甚臣無
任恐懼待
命之至緣係任事實憂掣肘聞言益覺灰心乞
准早代以免誤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田大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七駁兵科揭帖附

揭爲一札沮兵關係軍機謹述當日書札以息異議事先該兵科宋一韓遼局難完疏有大將疾馳擊賊而麾之使去則監臨謂何之句職不知何指及被王御史所劾辯疏又云

長定之變王威東行擊賊忽飛來一札急使
退守河上徒令威仰天而嘆而後乃知向之
所爲監臨咎者在以書沮威而致其誤機也
夫使沮軍誤機是實則殃及生靈其罪一累
及撫鎮道將其罪二旣陷人于罪而又委之

負友欺

君其罪三而該科弟薄責職曰按臣不自咎亦厚矣

職敢不備述當日往來書札以明職之咎而

成該科之厚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虜從長

定堡入犯初報五千後報一萬與我相持不曾開營散搶賊慮其過極而是日王威駐防河西之高平急于未時差官持名帖促其進兵酉時差官又促之未審歷之使去也戌時得賊出之報亥時報賊出盡賊研審探子賊數委有多少對云縱没一萬也有六七千是實賊是時不知賊已得利而去也但思日前報賊五萬如何只有六七千人入犯如何又不開營空手而去或者詐誘人馬盡東而以

大衆直擣廣寧不然則以此騎我俟防兵懈
散仍搶燈節遂據公案親草一札留威河上
以防之比時未曾起稿今就咸案其原札內
云據報達虜萬數細閱探子實止六七千人
然見協守兵到彼此相持併未開營申時出
境彼豈甘心回巢度明日必再來或再搶別
處但前報五萬又云煙亘五十里今只止此
數是何緣故得無以此一枝懸麾下東援而
渠悉大衆犯廣寧高平之册乎二十二年卜

彥台周懋欲搶右屯衛先以萬騎搶高平深入吳家墳千誘董大將軍東出而卜彥乃引五六萬騎直攻右屯六七日幸高平捷而始解去今得無襲此故智乎麾下似仍應暫駐沙嶺三岔河之間如賊犯廣寧可以西援再犯遼瀋亦可東援庶幾彼此便于照管先將差官奉請遡東以虜不出恐其過夜令出境矣應駐適中處所以相機變所以復差請教者恐其以先請相拘遂東而西邊有警不及

相顧也其札尾左冲後又復籌度數語云前

恐以東爲誘西搶廣寧固是一說又想廣寧

無散屯可容大衆若是誘法虜只合用一枝

犯廣寧高平關絆住麾下不得東而以大衆

搶遼海閒方纔得利或者虜只有此數亦未

可知今不論東誘西搶西誘東搶只駐三岔

河西寧堡地方爲妥此乃賊退後商量之語

非是教咸莫來擊賊記發書時正是三更時

分而咸已先于二更時分得佟鶴年賊出之

報駐止東昌堡未進非職麾之使去也次二十九日威移職書云賊夷聚衆窺犯屯于邊外適中地方節據哨報酋頭未有的向威惟分兵而東暫駐高平以便三面策應至二十八日未時忽報東來號煙即提兵東援途中接報知賊夷已犯遼陽長定堡地方威兼程星馳至二更抵東昌堡又據遼陽哨報云虜守援兵與佟協守合營而去賊見兵來旋即出境威想賊衆既聚柴口一進邊遽然而去此

必轉而西向威于二十九日辰時仍回高平、以覘賊勢何往惟是咫尺台光不遑叩謁云云、是威未得職書時已于二十九日辰時先回高平、飛一札以告職矣、非職麾之使去也遼陽之南、百二十里爲海州、海州西四十里爲東昌、東昌三十里、過三岔河爲西寧、西寧西三十里、爲沙嶺、沙嶺西六十里、爲高平、高平者、鎮武堡也、職下書官至東昌、見威已去、復過河趕至西寧、方纔投下、威隨回職書云

提兵東援正圖伏謁以請指授何敢勞差官
寵召第狡虜雖退慮其別伺狂逞未敢晉叩
棨已具啓上聞二十九日辰時自東昌堡而
西未奉台諭已駐西寧堡以覩東西動靜茲
蒙尊翰儼臨捧讀迴環仰見料敵遠謨周悉
備至感戢曷勝感佩但西寧窄小前發兵馬在
此駐劄以草料缺少爲難今一二日閒哨其
稍緩暫移沙嶺如虜復來犯必相機迎擊以
挫其鋒果如解散方敢西行云云夫曰何敢

勞差官罷召是職未麾也曰自東昌而西未
奉台諭已駐西寧是不因飛札退也曰威爲
勝感佩是不曾仰天嘆也前啓曰回高平後
啓曰駐西寧是因職札而進守河上非退守
河上也總之當日情形東有佟鶴年賊未開
搶申時出盡之報西有吳家墳子黃佃之報
審敵相機只合猶駐河上以覘其變威之慮
即職之慮然職纔爲之慮而威已先爲之慮
威自高平馳至東昌一百二十里人馬已不

勝疲乏矣假使二更時分聞報賊已申時出
境而猶黑夜冥趨長定百里之遠則失計甚
矣又使聞賊要搶吳家墳子黃伯賊二萬要
搶廣寧地方猶喠喠而東逐久去之賊而不
一西顧則失計又甚矣竊謂駐守西寧東西
接應戚原不差該科不必過爲之觧借曰有
差亦戚之主意先定人馬先去與職書無干
也該科亦不必巧爲之推令往來書札俱在
此請該科平心參看應否監臨自劄職惟有

任之不辭耳、雖然職願有進于該科也凡地方事體以耳聞與目見較雖虛心而應數猶不勝況以成心應以私心應以誣人心應而欲求其必伸萬萬無是理者職在地方事事蹠寔科捕風影語語落空何若無端加人壓取窮遁卽如去年殺降與大勝堡事坐寧道以沮功矣今又以沮軍咎職脫人扯人此等伎倆頻見舞弄畢竟于人無濟而徒彰已徇私蔑公之過該科而愚人也則可該科而聰

明才辯人也是亦不可以回頭猶省也哉職
不欲具章數露科失于
君父之前謹具揭帖候察于
下執事惟
俯賜垂照焉須至揭帖者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留撫鎮疏

題為邊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為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頃臣查
參長定堡邊事止於撫鎮酌議罰治後見兵科
宋一韓再有
旨嚴議輕一疏要將督臣罰撫臣自裁鎮臣調道將
議處如例臣審時度勢念撫鎮不可一日並罷
故又有不宜空鎮掃除之說總為地方深計然
而不敢明明議留者竊意兵部之能主持於其

後也昨見部覆徑議撫臣李炳解任回籍鎮臣
王威並任回衛道將謝存仁等俱處分如科臣
言而竟不留一人爲
聖上支持虜患不覺驚憂無巳夫遼爲何地此爲何
時去年東地饑荒西北大虜難於度遣垂涎遼
海人畜糧石日夜圖一飽計今爪兒兔巴嶺等
糾衆犯搶又告急矣而東夷又復鼾睡於我臥
榻閒此等情勢何如危急即使撫鎮道將濟濟
在事齊心併力猶懼不支況乃一時並斥間其

無人自示空虛以資寇盜此等舉措何可使聞
於戎狄也
皇上之封疆與
皇上之法度兩者並重而亟處首罪以明法度寬留
餘人以護封疆亦未嘗不兩者並得該部初覆
原自不差卽奉
旨從重看議只合以二千里之提封億萬衆之生靈
力向
皇上請命而奈何以畏狥之嫌輕於一擲哉目今警

報時聞邊人驚恐訩訩皇皇莫必其後新撫新鎮未知何日可有有矣未審才略比舊孰優優矣未必一到地方便能諳熟民情軍機地形虜勢臣嘗計算日子送往迎來考舊布新動踰旬月方得停帖而虜患則朝夕時發而不可知萬一不幸而再有長定之事何以堪之竊謂地方失事撫臣責任所在委難辭罪但以大壞極敝之孤鎮積之數十年而補救於期月漸有次第之可觀無端突起之虞禍發自悍弁而收拾于

書生漸使戎心之稍戢撫臣於此不爲無勞今
忘人經歲之勞記人一旦之失勒令自裁竟使
解官而去似乎太苛鎮臣統衆出防駐劄稍遠
奔救不及其罪固爲難逭而實以虛報所誤兼
之新任未諳地形其情亦有可原臣觀戚之爲
人謀勇足備持已廉與士信馭下寬嚴有紀文
武協和軍民咸頌每與臣議火器營陣諸法鑿
鑿可行此大將中之不可多得者若使久任以
盡其才必能強兵懾虜奏安攘之績斷不可以

暫失而棄干城也臣嘗記朱一桂言杜松去而烽燧之警無時不聞王威來而羽檄之馳數月不至自以爲一將繫關邊地此其明驗而卒其言之中矣然則今日之一將尤爲邊地之緊關況於撫鎭之兩臣何可一日而同罷伏乞

聖慈哀憐危邊

俯聽臣言如部初議姑留撫臣李炳鎭臣王威戴罪禦虜以支東西之急而收桑榆之功蓋臣憲臣也心傷殺掠不敢以姑息而壞法度臣又地方

官也目擊阽危尤不敢以秦越而誤封疆蓋權其緩急而不得不出於此如以今日只當重法度不當重封疆必去兩臣然後已竊計遼當無將無兵之時方將召之不得豈可舍其見在擊之使去亦願留威以原官統領自己見在慣戰內丁駐防河東專聽督臣調度以禦西虜之大遏東夷之伺隙俟夷情大定別行推用庶使地方人才兩得其濟若爲威計者必慮遼虜難支暫令抽身以圖後出獨遺臣等以難而再幸其

敢以爲論款者口實則誤
國之罪必有所歸臣亦有辭於他日矣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緣係遼鎮文武一空虜患東西可慮懇乞
聖慈哀憐危邊爲地留人以支緊急軍務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奉

聖旨撫鎮官已有旨了還着用心料理候代如再致疎失罪有所歸其道將等官有不聽調度的都參來重治張悌麻貴着馬上差人催趲星夜赴任不得遲延取究王威交代後應否留用也着看議來說兵部知道

催巡撫上任疏

題爲遼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耷辭以誤封疆事頃接邸報見遼東

新推撫臣張悌告病部覆另推原任巡撫楊鎬

劉敏寬兩臣候

旨簡用一員以充其任臣素聞鎬與敏寬才畧而鎬

又曾分守遼陽道近更習其治狀今日之推可

謂得人顧獨恠前日會推時何不卽以兩臣應

而必借重一久病張悌爲也前年遼撫員缺張

憐會蒙
簡用而以病具疏辭免矣今其病之痊否同鄉之人在
京師者必能言之倘于初推之時即肯探人言參
前疏姑舍是而別舉一庶幾無疾病者以往豈
不令月之內可擬到任管事地方早得一日仗
賴乃九卿會推者一則曰張懈二則曰張懈徒
以衝邊爲病臣長聲價而竟無一人留心著意
爲

皇上舉一精強無恙之人以應危遠之悉科道官不

預推舉亦各唯唯而亦無一人焉起而商量駁

正之以致再辭再推上瀆

宸聰耽時廢事下妨邊務似此舉動抑何不達于緩

急之甚也臣今撫鎮道將一時並空東西黠虜

窺我無人益肆侵侮雖舊撫候代不敢忽邊事

爲不速之務而地方人情則已視舊撫爲度外

之官獨臣勉強支持其間而又外困于時艱內

困于異議無以候代日久人熟事玩孤撐無助

憂勞成病惟日夜忍死以待新撫按鎮之至而新撫又復從新推起今鎬與敏寬兩臣中臣尚不知

皇上點用何人即使聞

命遄往亦須五月內可到若復以屛居之久循套具辭再要

溫旨而後徐徐其行以示不得已而出之意則五六月間緊急邊情豈不都被會推辭疏錯過而危鎮亦何賴哉地方需人愈急而公

朝偏以病廢應地方處勢愈艱而人情偏以推託
應內外秦越悠悠泛泛而毫不與其憂臣竊爲
危鎮盖危之伏乞
嚴勅新撫上緊星夜赴任無得效尤再
上套疏故意推辭以誤封疆大事地方幸甚臣愚幸
甚緣係遼撫勢難久缺新撫又復更推懇乞
嚴勅速任無再套辭以誤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奉

聖旨楊鎬着催來上緊赴任不得套辭該部知道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題爲盜臣侵沒邊儲數踰五萬謹據實查參乞

賜嚴究正法併速追補以濟空乏之事臣惟庫藏之

混冒大于邊儲邊儲之混冒甚于遼左前年舊

撫臣趙楫捏報馬價臣已題奉

欽依案行分巡道侯查勘明白會同撫臣另行具

題外弟錢糧自馬價而外項數尚多名色不一有

借撫賞名色侵用者有借修河名色侵用者有

借公務等項名色侵用者駁查踰年始得其詳

謹一一據寔爲

皇上陳之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行據代廣寧
通判事經歷葉自立呈據廣寧庫大使黃鍾開
造妝放一應錢帛文冊到臣逐項細査冊內開
造除趙楫瑣碎費用併撫賞犒段及各色段與
人送禮姑不盡計外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起
至三十六年十月終止節該趙楫批許冊祭供
爲公務事行當季掌印官芮勳杜承宗等赴庫
支領

欽發賞恤肸𩣺并永寧監馬駒邊夫市馬芓銀等項
共銀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七錢八分六釐
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查得趙楫原
題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內查
有卷案支銷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
未經赴庫支領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外
實查無支銷卷案
欽發正名賞功并變賣船袋變賣馬價變賣牛租糧
價共銀四千一二兩五錢六分又查得撫鎮操賞

銀兩自萬曆二十八年冬季起至三十六年秋季止每年委官赴庫支取市馬子銀各一千兩計八年共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六兩五錢七分又據寬奠參將李澤揭稱奴酋裁留參九百六十五斤每斤價銀六兩二錢于撫順原任備禦郎名忠散貯夷馬價銀併差官劉魁馬朝用赴定遼前庫支領夷馬價銀共銀五千九百八十三兩給夷領訖所據前項參斤差委官趙完璧朱九功李連三次解送趙楫散用以上四項

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俱屬不明隨將當季等官苪勳杜承宗等節年當季公費底簿并卷案弔取對查仍牌行分巡道嚴查去後續據該道右參議孫敦化呈據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呈稱當季委官杜承宗等放給正兵等營犒賞軍丁一十七項共銀六千九百七十一兩五錢六分蒙趙巡撫將離任時陸續小帖取進未見發出其杜承宗等先揭開報破銷賞軍等項俱是假捏又

查修路河銀一萬六百七十五兩四錢五分實
賞過箏夫銀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四分俱
有冊籍可考仍該杜承宗一次指以補還同知
王邦才賞夫領變賣船袋銀一千一百四兩二
次領變賣馬價銀一千二十兩三次領正名賞
功銀一千四百兩四次領變賣牛租糧價銀四
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共銀四千十二兩五錢六
分俱經杜承宗支領呈送趙巡撫收訖並無發
出公用尚有銀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並無

赴庫支領又撫賞據杜承宗開稱二十八年冬季起至三十六年秋季止計八年俱該旗鼓官每年支領市馬子銀一千兩共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徑送趙巡撫收用又准坐營中軍崔吉手本回稱查得總鎮衙門撫賞市馬子銀原額每年該銀一千兩共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俱係旗鼓差官支領呈送總鎮衙門應用俱不經由本道衙門轉行各衙門包驗賞又查得委官趙完璧等各解參斤今委官夏

時正佟翔鳳等把過變價銀一千一百一十一
兩五錢該杜承宗等節次領付當季下聽趙巡
撫私用各緣由到臣據此查得撫鎮操賞銀兩
既經該道查無賞軍又無結狀有何憑據隨駁
批小撫銀兩該道駁查有無賞用刑糧廳回報
募云亦無撫賞是否曾有該營結狀可憑該道
再咨速取結報去後今據該道呈取撫院標下
旗鼓杜承宗結稱前趙撫院自二十八年十一
月起至三十六年七月止原任委官任大受等

按季赴庫領過小操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又據代旗鼓事原管正兵營中哨千總戴雲龍結稱李鎮守自二十九年四月起至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止委官李國臣等共領過小操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見有底冊在卷等情到臣復與杜承宗戴雲龍各隨帶底冊前來查審當據杜承宗揭稱節年按季領出廣庫操賞銀兩隨即交與趙巡撫並不曾操賞官軍卑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何常見趙巡撫

八年操賞一次雖有操賞冊底在卷俱是趙巡
撫回籍分付標下中軍趙紳假造捏寫原任標
下中軍姜顯謨陳孝職名在冊備後開銷又據
戴雲龍揭稱前任李總兵下原管正兵營把總
李國臣等節年領過操賞銀兩隨即交與李總
兵畢職係廣寧生長官員不曾見李總兵操賞
一次並無底冊各綠由到臣該臣查得趙楫指
當李撫賞犒賞侵用馬騎銀一萬一千一百一
十九兩一錢三分邊天銀三千七百二十二兩

四錢三分九釐五毫、胖襖銀二千六百七十六兩六釐四毫、預發賞恤銀八百兩、市馬子銀二百三十五兩六錢九釐、扣留夷馬價銀并變賣牧放倒死夷馬肉臟銀共一百二十九兩、塩課魚課高麗市抽分商稅共銀二千二百二十二兩四錢四分六釐五毫二絲九忽八微五纖九塵屯田柴草小車牛價公田糧石木價共銀一千一百二十二兩一錢四釐四毫六絲二忽四微七纖變賣船袋銀三百八十七兩五錢二分

五釐店房租地基銀共五十五兩九錢六分八釐四毫二絲八忽五微七纖六塵鐵斤折價銀四百七十二兩二錢五分傾化器皿銀一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寄放船戶銀五百一十二兩四錢七分五釐逃軍糧賞還官餉銀賞放軍夫銀共一百八十三兩八錢併餘銀十兩抵屯糧餘剩羨餘共銀二千三百五十五兩三錢四分二釐一毫三絲盜賣漕米銀一十八兩九錢三分指修路河侵用正名賞功銀一千四百兩變

賣船裝銀一千一百四兩、變賣馬價銀一千二十兩、變賣牛租糧價銀四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又指操賞佚用市馬子銀八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又參斤夷馬價銀五千九百八十三兩、共銀四萬四千一二百六十二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成梁指操賞佚用市馬子銀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通共銀五萬一千九百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又據經歷葉自丘復查出造報廣寧庫各

項銀冊續查得趙楫明文支銀一千五十八兩內除正名賞功銀擅動三百兩送李成梁路費四百兩送李如樟等建坊應于李成梁名下追還外尚有買貂皮等項使用邊夫銀一百兩市馬于銀七十兩抽救馬犒銀一百七十六兩肉臟銀一十二兩應于趙楫名下追還以上總計銀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內趙楫名下該銀四萬四千六百二十兩二分六釐四毫五絲九微五塵李

成梁名下、該銀八千三百三十八兩八錢九分、既經道廳等官、查勘明白、所應照數追還官庫者也、或謂邊方撫鎮用度浩繁、自難束之如寒素、臣亦非不知之、但使此等錢糧、即或濫費、而稍爲地方公用、臣復何求、乃椎等不以之犒軍而以之自犒、不以之撫夷、而以之撫中國之人、臣不暇具論、即如當季一項稽撫賞、散過銀五萬四千二百四十餘兩、八年之閒、算其正用者、僅賞報功、獲功軍丁、投降眞夷、出哨降

夷銀三百七十九兩五錢三分五釐優䘏回鄉銀九百一十四兩一分止矣即算其姑准開銷者亦僅自已供應四千一百六十餘兩書辦柴米九百六十餘兩賞送禮弁雜項人役二千七百六十餘兩止矣此外四萬五千六十餘兩不係小帖取進入己則係饋送

京外衙門今日送某官幾百兩明日送某官幾十兩一月一日一裝一件一姓一名一分一釐俱有糧廳造送印冊歷歷可數尚可借口撫賞而

不追乎、又使此等侵費止是自已紙贖而非正

項錢糧、臣又何求、乃今各款項則皆

欽發賞功優恤犒襖及地方吏馬價馬騎銀等正項

錢糧也巡撫衙門贓贖銀兩、舊例每年一半撫

賞、一半充餉、至萬曆十五年間、以郝巡撫題覆、

盡改爲地方撫賞公用、楫在任八年、一應贓贖、

算該五萬四百六十餘兩、除節年

奏報雜項公用銀三萬四千六百九十餘兩內有

八千三百餘兩、在于當季數內、姑准開銷、前項

餉應柴米及賞送禮與雜項人役實止用過七千八百八十餘兩外尚有未報及已報未盡用贓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兩所撫何夷所儲何處于法亦應追究臣已姑置不問尚可併其正項而不追乎臣按前項銀兩贓明證確楫等輸服無詞計所籍以侵辯者不過謂操賞銀兩撫鎮例得自用夷馬價銀償還建夷參斤兩節耳臣滿先得而折之邊儲錢糧分毫不得侵用明例具在待覩巡撫下操先行該道該道轉行糧廳

動支操賞銀兩委官傍包候用完日備開賞過銀數及官軍花名冊揭報院批道存案其鎮守下操則標下中軍詳院移道亦如之二十八年以前撫鎮皆是如此及撫等到任全不經由該道第令旗鼓官經赴糧廳帖下該庫取進併轉送鎮守衙門何曾操練一次何曾給賞一文以致戎伍廢弛封疆敗壞屢厪

皇上東顧之憂全由于此若復不追以賞侵玩恐九邊借操賞以肥已賄人者皆得緣此以爲例況

所動市馬子銀如家丁馬一匹該官價二十兩
今以十四五兩所買者給之省下原價五六兩
即將年例馬價照數撥出另項收貯巧立子銀
名色以便費用其實馬價正項也梢等撫賞所
侵雖云市馬子銀其實年例馬價也此是何等
錢糧可以不追至于夷馬價銀則建夷例因進
貢馬匹因其無馬而折收其價者也奴酋驕逆梢
等實縱之強將人參數萬斤丟棄寬奠靉陽清
河撫順一帶關口勒派高價致令軍士數年月

糧居民所在家產包賠到今尚未完結而酋復借討債爲名或差夷百人或數十人硬住各堡經年鎮月探聽內地虛實而道將各官莫敢誰何致爲東邊異常大患椰等不行禁諭奴酋取回原參反動夷馬價銀與夷換參每毛參一斤與銀六兩二錢以內外既已不成事體及將頭參杷過變價不及原價五分之一又不歸抵原庫而仍入當季項下自己侵用然則前項銀兩不于椰追而又誰追乎臣查二十八年以前廣

寧定遠等庫存積各項錢糧儘有盈餘自揖八
年亂使亂費一空如洗致使今日買馬無銀製
辦火藥無銀打造器械無銀協濟驛遞賑濟饑
荒無銀以至事事無銀事事難做正如窮人無
食終日束手高臥以待自斃而揖等之遺害後
人遺害地方遺害
國家又惡可勝道哉先是勦玀之役臣擬揖與成
洪八可斬之罪不欲再有苛求但前項錢糧關
係邊儲既已查出義難容隱不言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勅下部院查照

祖宗朝所定侵盜邊儲律例將趙楫李成梁從重究

擬應得罪名併將侵冒錢糧就彼照數勒限監

追解發遼東以濟目前燃眉之用則盜臣得正

天

天誅而邊儲不委于谿壑抑臣又有說焉凡邊撫取

用銀兩未有不借撫賞爲名者其實各邊撫賞

自有部發正項遼東雖無正項向在于銀市稅

支用亦何曾動及地方別項及自己贓贖銀兩

而及其

題留紙贖則曰為撫賞用牌取馬騎等銀則曰為

撫賞用動用

欽發賞恤胖襖銀兩則亦曰為撫賞用然而皆為入

已用為送人用非為撫賞用也巡撫視為自己

應用之物而不加愛惜各官視為巡撫應用之

物而不為講求查盤束于巡撫體統而不登冊

籍巡按碍于巡撫顏面而不問從來以此一切

庫藏任意使費莫可究詰臣謂撫賞之名不正
當季之官不革則邊儲之弊終無已時合
下兵部酌議該鎮撫賞如市稅子銀原該撫賞支銷
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子銀不敷者俟照各邊
例會
請正項應用其永寧監馬駒銀夷馬價銀專聽買馬
應用邊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雜項
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修理倉
厫及正經公務應用賞功優恤胖襖等銀專聽

本項正用不得槩指撫賞名色混行動支仍將
前項盡數登入循環歲盤閱視各冊以便稽考
凡動銀一應牌案俱要經由該道轉行各官支
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
用其當季官即行裁革不得仍前置用以為自
便之地庶幾遼左錢糧各有着落可據不致借
撫賞之名而一槩侵漁遼左事務各有本項可
做不致因撫賞之故而盡行廢閣其于邊政豈
曰小補之哉緣係為臣侵没邊餉數踰五萬謹

據實查參乞

賜嚴究正法併速追補以濟空乏之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